

苏州市中医院 奚凤霖

从紫菀通便前胡治泻谈起

尝见吾师任继学教授以单味紫菀治疗便秘，颇有效验。余百思而不解其意，遍查药书，亦皆未云紫菀有此功效。后读《宋人医方三种》，该书首页有“史载之传”一文其中一案云：“蔡元长苦大肠秘，医不能通，堪诊脉已，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菀耳。末紫菀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问其说。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无他，以肺气油耳。紫菀清肺气，此所以通也。”

由此看来，紫菀治便秘原属下病治上，肺病治脏之法。近读《临证指南医案》得知叶天士也精通开肺气、通大肠之法。所用之药，除紫菀外尚有杏仁、瓜蒌皮、枇杷叶等。后人华玉堂对叶案评曰：“盖肠痹之便闭，较之燥屎坚结，欲便不通者稍缓，故先生但开降上焦肺气，上窍开泄，下窍自通矣，若燥屎坚闭，则有三承气、润肠丸、通幽汤及温脾汤之类主之。”可知开上通下之法并非通治便秘之法，只宜于气机不通所致者。叶氏又云：“丹溪每治在肺，肺气化则便自通。”可见此法由来已久。

宣肺通便之法，古今皆用之，其理亦明。然而宣肺止泻之法，则鲜为人知，且颇不易理解。余师治疗慢性结肠炎久泻不愈时，除重用山楂消食化积、车前利水止泻、赤石脂收敛固涩外，每加前胡一味。问其理，但云肺与大肠相表里之故也。考前胡善宣肺降气，而肺主一身之气，肺气得宣则肠中之气顺，里急得缓，便意得除，泻利自止。又读邵念方所著《脏腑证治与用药》，知邵氏善用麻黄配葛根、山楂治急性水泻，以麻黄配诃子、五味、肉桂、黄连治慢性腹泻，“每获良效”。邵氏亦用肺与大肠相表里释其机理，认为“麻黄能开肺利水”，“开提肺气则托举大肠，利小便则实大便。”麻黄既能宣通肺气，进而调整大肠气机。又能急开支河，分利肠中水湿，故用治泄泻，法当有效。

紫菀、杏仁等通便，麻黄、前胡等治泻。所治之病，虽截然不同，所用之法，则皆属下病上取、脏病治脏。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

长春中医学院 袁世华

用药经验数则

一、橘络，功擅通络、理气。常用量为3~5克。

1. 咳嗽：急慢性支气管炎，咳痰不爽，咳则胸胁引痛，可在宣肃肺气的方药中配用，咳血亦宜。

2. 喘证：慢性气管炎合并阻塞性肺气肿，肺原性

心脏病，或其它心脏病性喘息、气短、胸闷不畅、甚则隐痛、咳痰粘稠，可配用橘络，能宣通心、肺之络。

3. 胸痹、胸胁痛：如冠心病，冠脉供血不足，胸膜粘连肥厚，或胸神经痛、肋软骨炎等病，凡胸宇窒闷隐痛、胸胁疼痛，久而不愈，均可配用橘络。

4. 胃痛、痞证：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粘膜脱落重症，十二指肠郁滞症，胆道疾患和食道下段炎症等病，表现为胃脘隐痛，久病入络，或心下痞满，及于胸胁，不论虚证、实证，均可配用橘络。

二、木蝴蝶，润肺开音，舒肝和胃，体轻善升。煎剂常用量为3~6克。

1. 咽痛、失音：木蝴蝶用于实证，可轻宣肺气，凉祛风热；用于虚证，可润肺清金。与桔梗相伍，轻清上浮而引入肺经。煎剂以外，还可泡茶饮服，治疗咽喉炎、声带疾患。是润喉清热消炎开音的佳品。

2. 噎证：饮食可进而有噎塞感，病以痰气为主者，用木蝴蝶可理气升清，气行则痰消。与桔梗、枳壳相伍则有利于气机升降。

3. 胃痛，胃脘隐痛时作，脘痞嗳气，食入不运者，常可配用木蝴蝶。实证与舒肝理气、消导、温胃剂同用；虚证与益气、养阴之剂相配。与白及配伍则有利于胃溃疡的愈合。

三、石菖蒲，功擅开窍豁痰、理气活血、散风去湿。煎剂常用量为3~10克。

1. 头痛、面痛、耳鸣：石菖蒲可配用治偏头痛、瘀血头痛。后者由于痛久入络或外伤跌仆之后，脑髓受震，局部络脉瘀滞，不通则痛。常用王清任通窍活血汤为主方，麝香可以石菖蒲、地龙代之，效颇良。面痛（三叉神经痛）配加石菖蒲亦具通络、散风定痛之功。耳鸣重听，闭气不适，耳窍不通，可据证配加石菖蒲，再加川通草其效尤良。通气散（柴胡、川芎、香附）治气闭耳鸣耳聋，笔者常加石菖蒲，颇有效验。他如头额痛，鼻不闻香臭，善嚏易感冒，副鼻窦炎或过敏性鼻炎，石菖蒲亦是良药。

2. 不寐、郁证：对于不寐，据证加用石菖蒲，白昼服药，通脑醒脑；睡前服药，入心宁神。对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具有良好的作用。

对郁证，特别是状如“脏躁”证者，石菖蒲与甘麦大枣汤相配，可增其效。《重庆堂笔记》所载：“石菖蒲舒心气，畅心神，怡心情，益心志。”临床历用之，确有其妙。

3. 口疮、胃呆、胃痛：口疮（口腔溃疡）与生活起居、饮食不调和体质等因素有关，石菖蒲加入辨证方中，可增其效。胃呆不思饮食，石菖蒲颇有醒胃作

用,虚实证候均可配用,特别是胃中湿浊内盛者,石菖蒲与佩兰、陈皮同用,作用甚好。临床上遇到不少药物性胃炎而致食欲不振,投此药效果尤良。胃痛屡发,胸脘痞闷,舌苔常腻,胃阳不振,湿浊难化者,苦温化湿理气定痛剂中,配用菖蒲,可增其效。寒湿中阻者,石菖蒲与薤白、肉桂相伍,此治胃痛之变法,可供参考。

4.久泻久痢:久泻腹鸣,石菖蒲甚为适用,故在参苓白术散、升阳除湿汤、痛泻要方等方中配用菖蒲,常可获得良效。久痢可与仙鹤草配用(《闽南草药》称之为“泻痢草”)。据临床实践体验,久泻久痢,大便有赤白粘冻,腹痛隐隐,如慢性结肠炎、慢性菌痢、溃疡性结肠炎等疾患,用石菖蒲20~30克(也可加地榆或仙鹤草)浓煎保留灌肠,效果很好。结肠有溃疡而粘液消失后,药液中再加锡类散(每日1克)调匀灌肠,腹痛较著者,加云南白药调入灌肠,此亦经验一得。

四、凌霄花,有引风药至巅顶、解郁、祛风、清热等作用,可适用于下列病证。

1.巅顶痛:临床常用藁本以祛风定痛,然配用凌霄花则效尤显。另有妇女郁证,肝气上犯巅顶,疼痛按之不适,不宜用藁本,却适用凌霄花,与舒肝解郁方药(如郁金、合欢花、香附等)相伍。

2.不寐:有些顽固失眠患者,一般药物效果不著,用王清任血府逐瘀汤取效,但有的病例,初用尚可,久服又复不寐,加用凌霄花后,确有良效。

3.妇女阴虚内热:妇女阴虚,肝肾不足,水不涵木,常见眩晕头昏,面赤生火,五心烦热,月经不调等症,凌霄花可以清热,又能敛阴入肝,对妇女神经内分泌失调,更年期阴虚内热,据证配用,尤为适用。

4.皮肤瘙痒:凌霄花治疗“通身痒”见于虞抟《医学正传》,老年人皮肤瘙痒症颇多,属血虚风燥者,凌霄花配当归、女贞子、豨莶草、胡麻;气虚风胜者,配玉屏风散、蝉衣。凌霄花还可煎水洗浴治肤痒难忍之症,或加米糠(包)同煮,其效尤著。

五、泽泻,为利水湿、消肿胀的常用药物。近代药理研究证实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的作用,亦为老年病常用良药之一。

1.眩晕:仲景《金匱·痰饮篇》早载:“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不论是内耳性眩晕、脑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引起的眩晕,重用泽泻(25~30克),均有显著改善作用,确是治眩良药。

2.呕吐、反胃:其病机主要是胃气上逆不降,病理因素常与痰饮内停有关。在辨证立方中重用泽泻,

颇有止呕效验。《金匱·呕吐下利病》篇曾谓:“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临床用治三十余例重症胃炎、胃溃疡伴幽门不全梗阻引起的呕吐,重用泽泻(30克),多数得以见效。

3.黄疸:根据笔者多年来的经验,不论阴黄、阳黄,必用泽泻,可加快退黄。

此外,泽泻可治暴泻、乳汁不通、多汗、阴汗、湿疹等病证,均与其功用有联系。

江苏省中医院 徐景藩

谈麻黄之发汗

大致缘于《伤寒论》,后世对麻黄使用非常审慎,唯恐过汗亡阳。其实,麻黄是否能引起过汗亡阳,不在药,而在用。这是因为仲景对运用麻黄预防过汗是以体质强弱与病气虚实为标准的。如:同是“取微似汗”,桂枝汤发汗力远不及麻黄汤,但桂枝汤方后注却更强调“不可令如水淋漓”。盖因桂枝证“阴弱”之故。“脉浮数”及“脉浮紧者”,均“宜以汗解之”。然“尺中脉微”、“尺中脉迟”,“此里虚”,则当汗亦“不可发汗”,自83条始连列7条禁汗证,多属素体阴阳气血虚衰可称之为“家”者。由此可证,仲景对慎汗还是有明确标准的。

综观仲景用麻黄,除用量多达6两(大青龙汤)的特殊情况外,对3两用量的麻黄汤,甚至发少阴表汗的麻黄细辛附子汤,并未作过汗亡阳之戒。3两麻黄,按古今剂量习惯折算为3钱(9克),况一剂麻黄汤又分作二服,何虑过汗?

1983年冬季寒流侵袭,风寒外感者众,以素体强壮、腠理致密的近郊农民患者为多。我每日开出麻黄汤、葛根汤及大青龙汤方数张至十数张,麻黄用量视人、视病而定。一般9克,多者15克,未见一例“遂漏不止”过汗亡阳者。临床证实,凡太阳伤寒证,多发于体质较壮之人,只要辨证准确、取汗适当,是不会有过汗亡阳之变的。

用麻黄还要注意人的耐受性,一般人9克麻黄(生)稍加温覆即可作汗,但也曾遇一例增至18克,方见汗出。至于二服之中,或一服即汗,或二服汗出,则更是因人而异。另外,麻黄之生炙、新陈,对其发汗力均有影响,亦当注意。麻黄取汗,必须“温覆”,最宜多喝热开水促汗,否则,有时徒增身痒,却不见汗出。麻黄汗剂,可分作两服,若一服不汗者,间隔2至4小时即可服二服,使药力接续。切勿死拘常规,早晚分服,徒延病情。当然,麻黄终是汗药,平素心阳不足、表虚多汗者,确当慎用。

山东医学院 姜建国